成本43

三刻

春秋左氏傳校本

十七ノ八

口 12
2986
9

改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七

襄公　起二十三年晉杜氏　集解
盡二十五年唐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孝公卒弟文公姑容立

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公孫傅夫公孫姑

經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三

月乙巳杞伯匄卒（五同盟○匄古害反）夏邾黑肱來奔（無傳是庶其之黨同有簒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黑肱必利反）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自理得直故爲楚所納）晉欒盈

襄廿三年
霍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或言及或不言及經無義例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兩事言遂取其省文
行盜賊事故曰襲
林注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按孝公者平公之舅當服緦麻三月雖諸侯絕期而尊同則不降杜所言若言諸父昆弟尊不同若是禮之正法也所謂期之喪
達乎大夫是也闕

復入于晉　以惡入曰復入
于曲沃　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
附他國故不言出及經無義例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兩事言遂取其省文
行盜賊事故曰襲
林注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秋八月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雍於用反朝如字
己卯仲孫速卒　孟丱也
冬十月
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罪在少以取奔亡罪之○長知兩反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閒有事○
莒子朱以賂如晉　朱杞僖公之子○賂如字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徹去也
禮爲鄰國　
傳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晉平公
公如楚　
夏　
屈建從陳侯聞陳人城　治城以距君邑建楚莫敖○城如字
知才用反又如字
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慶氏怨其攻隊遂殺築人故役
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肆放也
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

若徹樂也補正曰
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于母之兄弟乎徹樂左氏不以母子至情言而曰禮爲鄰國闕何也焉氏評之曰此不從正義作斷下一淡語也尤覺言有盡而意無窮林注相命相告也
慶氏所爲不義不可放肆故族有二罪並喪滅矣
禮廢同姓之嫁子異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使

公如楚　
侯往楚乃信貴爲召己之故不敢自往○
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慶息路反
使慶樂往殺之　慶樂慶之族二慶畏誅
慶氏以陳叛　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
夏　
屈建從陳侯聞陳人城　
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慶氏怨其攻隊遂殺築人故役
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肆放也
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

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歸父送滕友於晉皆非禮也傳不言非禮者本主說欒盈不論事之可否

傳氏曰曲沃嘗祖廟之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然後以曲沃路魏舒則即以宗邑爲采邑未可知也附注事之不集由我非子之咎或曰猶子二字照○向祖父上來呼得鴟親切動人說猶子是皆地稱呼若盈之未嘗在此以探衷志更得真情

滕之以蕩戴欒盈及其亡蕩車之有障蔽者使人若滕妾以證反滕以證反納諸曲沃欒盈也欒盈夜見晉午而告之晉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大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知音智又如字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可因天咎故

許諾伏之而殲曲沃人晉午殲盈之而飲其衆飲於○飲鴆反欒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欒孺子欒盈對曰得之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之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恩也四月

欒氏既奔午尚守曲沃是曲沃非欒邑欒邑即眞定欒城縣至幽公極衰猶有絳曲沃乃知此後猶爲公邑

荀盈以八年生見十二年十四年傳見至此十六言十七者寫誤荀盈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爲知氏同祖也七興下軍帥七八見襄十年傳初欒盈至賂曲沃爲中段

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

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趙嬰之難欒盈爲趙謀之欒盈屏必郢反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晉伐秦欒黶灌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中行氏偃也少年十七知氏同祖故相聽從○知音智程鄭嬖於公鄭氏宗亦荀唯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

周禮大宰八柄馭群臣曰爵曰祿曰予曰置曰生曰奪曰廢曰誅此八柄爵祿予置生奪也廢誅罰也軍在賞罰故杜言之按強強韌也夫人爲兄弟喪服大功布衰牡麻絰冒絰以絰冒其首也宣子詐爲夫人孝服也按固宮註當在上走固宮正音語觀古喚反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釈交具莫報反交結反以絰冒其首也云

宮必無害也杜子鮪樂且樂氏多怨子爲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之柄民柄爲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把喪王鮪強其丈反使宣子墨線冒經晉自殺戰還遂常墨線○線七雷反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樂氏有內應距之故爲婦人服而入輦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鮪計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子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三子在君所矣

綠冒經三者皆墨之僕魏舒之僕

帶驂乘必持帶備傾隊○隊徒果反隊直類反右援牽也此略亦使魏分掌之非與之撫劒左援帶劒力驗之○援音袁命驅之出僕請所至鞅曰公宣子逆諸階獻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盖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斐音非一步匪反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如日明如日○著陟略反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隱蔽也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

襄廿三年

馮氏曰如今賊矢迫及君屋汝必死之所以督其力戰也林謂已及君屋非挾勉或作免壞字也

按槐本本根之凸出上者

附注欒當作轘轘轘也說文車所踐也又云摄車引車逐之也傳云蓋用劍時棄車而率士故也亦通

按申鮮虞之傳擊與成十六年潘旺之黨同此文三良首未叙也中議也

門乘也登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欒盈之族曰樂勉之死將訟於天言雖死猶訟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射食亦反去聲注之住反屬之玉反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櫏槐而覆芳服反櫏音歷○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圍音韋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陽為右先驅先鋒軍○召上照反申驅成秋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擊為右申驅次之前軍傳擊申鮮虞之子○鮮音僊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

司馬法謀師篇曰前驅啓乘車大晨啓車蓋有名車為啓者大晨大殿也胠腋下也在旁凡言左右以左為先知啓是左也詩有啓行亦是也按師夏御商車右翟驅乘燭尸四人共乘一車按周書武順解云五五廿五人曰元卒一卒居前一卒居後曰敦獨殿也左右一卒曰閒閒猶啓也一卒傳氏云陳完之孫史記為曾孫度其

登御邴公虺浦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廣古曠反啓牢成御襄罷師狼瀹疏為右貳車曰胠啓○瀹音皮胠皮買反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朝如字一直遥反跳徒彫反人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軍○殿都練反夏戶雅反御魚呂反燭庸之越騶乘四人共乘一車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用之自備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

年世曾孫是也
或云不德恐不幸
誤諸侯以晉爲盟
主而齊伐之也
林注且往止君使
勿伐晉
按人臣之義有贊
於君者猶自抑退
善則称君過則称
己否則雖義亦罪
也況以惡過君者
乎　按武事前見
宣十二年後見昭
十三年　補注今
冀城縣東南七十
五里有滏口城今
濟源縣西一百二
十里有邵原關唐
武德二年置邵原
縣按邵邵當是二
地文六年殺公子
樂于郫是也少水
水經注今泌水也
山東曰朝陽東陽
總稱晉山東之名
按晉地朝歌北至
中山爲東陽
師者即叔孫豹所
師者按猗氏釐詳
魯語釋例曰或次
在事前次以成事
也或次在事後事
成而次也文無義
例止不立統止字
絕句釈義紇下有
卜字釋本亦作尊

崔杼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有急不能顧君欲誰與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按武子之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有急不能顧君欲誰與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弒之以子姑止之

按弒君之惡過於聲盟主

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

損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

朝歌今屬汲郡

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

二隊分兵爲二一部入孟門晉險道大行宣十二年後見昭十三年補注今隊徒對反大音泰

張武軍於侯庭

張武軍謂築壘壁侯庭晉地

戊郫邵

郫婢支反

封少水

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

詩云既平陰之役乃還

平陰役在十八年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聲

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齊大夫　勝音升　晏聲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聲　聲力之反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救盟主故曰禮

季武子欲立之

公鉏悼子約也

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

申豐季氏屬大夫

空將行

空將其然猶

車而行

必爾

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

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

酒吾爲子立之

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

爲上賓飲於

鴆反下同

既獻已獻酒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

酒樽既新

一人舉觶於賓旅衆相酬通至於下
○重去聲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
申豐昭四年注大夫廿六年注季氏家臣胡傳申豐者季氏之孚也釈文悁紆運反怨也怒也益謂心怫鬱也朱云但當敬以供父之命耳
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一通行爲旅下列在悼子之下
悼子既爲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爲季氏下爲孟孫意同
季孫失色恐公鉏季氏以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慍
他日之富不啻如季氏雖云倍之猶無不可也此廿七年雖倍楚可語意
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父
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
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
可也父寵之則可富
叔向曰子無紘福無門
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己
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饌燕之具
○舍音捨
故公鉏氏富又

相類使爲己叛
驟掌馬之官職掌御車故曰御騶
叔季孟臧郈昭氏嗣宗者獨以孫稱之
讎報讎也
不應得而得之則被荷其恩故功力多也
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蓋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彼云坐此

出爲公左宰出季氏家臣於公
孫愛之愛其成己之志孟孫惡臧孫不相善○惡烏路反季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孺如字又音臑側留反好呼報反羯居竭反孟莊子之庶孫後
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若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已
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

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也

夫子、謂孟孫也　林注武仲作不順於先今見廢秩立竭則知禍將及己悲之益有所感也其御不解而問故據理以答之此其所以爲多知也石鍾乳礜之類或云鍼也扁鵲投石是也疢義嗜寫疾也夫謂孟孫也按夫猶彼也音扶又按閉門謬爲恐懼迫辟乃所謂穿復七除即除道路之人

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季孫廢鉏立紇二子欲擇才者故以此答之

且夫子之命也　孟孫譖紇故云然

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常志相順

從身之害○疢丑刃反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

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愈己疾也　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　欲爲公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爲備也　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　辟穿藏也於臧

彼夫隧正所主隧正屬司徒時臧氏爲司寇而借之者蓋兼掌之

邾在魯東南出此門最便按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　聲類所以閉門也門牡也　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註同出俱己嫁也

從母但子效父語亦呼爲姨姨子昆弟即從母昆弟也

食貨志元龜爲蔡家語臧氏守龜其

氏借人除葬道○辟婢亦反又如字藏去聲　臧孫使正夫助之

正夫隧音遂　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　畏孟氏故從○從才用反一如字　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　見其有甲

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魯南城東門　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　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蛇音移　繼室以其姪　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姪大結反又丈一反

姪、穆姜之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　立爲宣叔嗣

臧賈臧爲出在鑄還魯氏也　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　大蔡大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

名曰蔡或謂出蔡地因以爲名祧亦廟也以廟之飛域爲名說見下

要君要約勒也

哀廿四年傳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臧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願之讎於臧氏　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或云掌惡臣三字疑注入正文　東門氏在宣十八年　釋文聽吐定反

叔孫氏在成十六年

犯門犯鹿門之禁

得雋曰兒

爲祧（祧）廟。他凋反。敢告不弔、不爲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所以得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賈使爲爲己請。遂自爲也。爲自爲請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知音智。非敢私請、爲其先人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爲要君。乃立臧爲。

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飛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辟罪己。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齊亡者盟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湯覆公室、謂謀公與季孫於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覆芳服反。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居音基。○與音餘。晉人殺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

林注期約於壽舒地合戰也
宿既入而又出宿也
釈文近附近之近非

昏昨晚也昨晚受命載甲而來日未中而弃君之命不可爲死戰　音君怒其不從故親鼓而伐之

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且于子餘反　傷股而退齊侯傷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大夫且于隧狹路○還音旋　明日先遇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宿於莒郊莒子之邑　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　請有盟欲以盟要之子無致死戰　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華周卽華還　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勝大國益懼故行成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杞梁戰死妻行迎喪　使吊之辭曰殖之不得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　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　齊侯將爲滅紀而與之謀滅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　○見賢遍反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也　竊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謀滅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言　仲尼曰知之難也有滅武仲之知謂能防齊禍　○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曾子譏曾尚受野弔則卿大夫當受之家不唯婦人也如小臣族人受野弔亦可矣禮曰君遇柩於路使人弔之託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是也把梁妻事見孟子列女傳褒操等　林注寢廟人多是不即以爲寢　拔前曰廟後曰寢今王宮之前殿上大夫之廳事是也或云齊侯向下請爲長林注非鼠之所爲而何按此如

訓而馮氏曰不順貽事說不怨指心說多則多矣林云七多戰功也下多多少也似贅

按廿一年九月十月此年七月八月連書日食孔疏引曆術極論無此理繫繫者據但杜所不言故今不復舉辨元史曆志此八月日食不入食限傳云范出自晉劉累擾龍夏后賜氏御龍國於豕韋至商不絕其官已廢故以國氏此亡封豕後爲唐杜二國杜伯爲宣王殺其子奔晉後氏范

隨唐二字名其所稱或單或複也堯爲唐侯國于中山以爲號故曰唐縣後爲大夫國于晉陽以陶冠曰陶唐氏舜封堯子丹朱爲王者之後猶稱爲唐商劉豕韋彭姓其後乃劉累之後代之祚見昭二十九年補正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

經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傳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

爲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爲唐杜氏唐杜二國在周爲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爲諸夏

非不朽也嘗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

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乃身也順事恕施也

經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欒氏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傳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鍼其廉反惡烏路反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太上其次以入爲次第也拔舜下穫下文伸下據疏則宜加之類二字拔保姓受氏又見大戴禮記周語作命姓受氏釈文言立下俗本有於世二字撿示熙前本皆無之時子西從鄭伯如晉寄託也

拔昭十六年子產曰君子非無鄰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難乃旦反難與

太上有立德○黃帝堯舜下穫絕廢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大音泰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祊布彭反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之穆叔之知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爲政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鄰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貳丁丈反若吾子

患對或如字非也賴之則晉國貳賴恃也貳用則貳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何沈湎於利而不能自悟也晉語草解云沒貪也樂音洛君子君子有令德也詩所言言此君子有令德也大疏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沒音妹涵如字將焉用賄大令名德之輿也德須○輿音間又如字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音洛君子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之○樂樂音洛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令名以遠聞○女音汝恕思以明德也大詩大雅言武王爲大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之○恕音汝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通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取也言取我時以自生而謂子淺我以生乎淺淺也言

取人財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民我又爲子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須我民財以生活卞此二者孰勝也焚讀曰僨僨僵也象不燒死故訓爲斃　請罪焉釋文作請請罪焉云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馮氏曰周禮條狼氏大夫受命以出餘事專不復請亦音情周按昏義請期亦徐音情此言欲問見伐之罪於陳故告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　官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　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　敢不稽首爲明年鄭入陳傳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爲晉報侵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　不爲軍政不設賞罰之差　無功而還爲下吳召鳩起本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請期請會期○還音其　使遠慴之齊晉明日請見遠慴因閱數軍實以示遠慴　軍實使客觀之終其禮以示遠慴　陳文子曰齊將有

之晉受言也于宣晉紀論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立反謂浚己以生也浚取之深也閻音倪釈文基作其音基基漢書作丌益古基作笁碁亦作笁丌即古其字　啓疆本或作疆下文皆同附注疆疆通居良反啓疆辟疆事見韓非子新書等師古云辟疆音闢疆按此人名外傳作疆致師致己欲戰之意於敵人也即挑戰也自

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戢側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　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　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閱數軍實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黔其廉反又其炎反陬側留反　會于夷儀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守故也　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　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御魚呂反　鄭公孫○宛於元反　子大叔戒音洛　鄭人卜宛射犬吉射於元反射食亦反　子大叔戒

御疑作爲御婁本作樓釋義一猶等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甲我與彼俱是大夫無有大小衆寡之下之大叔游吉○大音泰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我下鄭卿彼若大夫我不可下之我與彼同位諸侯大夫位以國大小禮也此蓋忿語部婁說文引古文尼反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之國異於大國○部蒲口反鄭我當下之彼若大夫我不可下之我與彼同位諸侯大夫位以國大小禮也此蓋忿語部婁說文引古文尼反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之國異於大國○部蒲口反婁蒲口反又扶苟反婁路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後食音嗣廣古曠反己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安車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裝一作衣囊按轉又扶苟反婁路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後食音嗣廣古曠反己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安車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裝一作衣囊按轉又扶苟反婁路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後食音嗣廣古曠反己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安車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裝一作衣囊按轉

大囊囊小囊林注皆下三天下事手搏楚人以投其中收禽獲挾囚虜不待二子先出二子追皆超而登車既脫楚師而歸公孫呼其字告之也向者志入前敵而馳馳入過怯而出故不告也

傳云轉乃軫字之訛詩小戎伐收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備矣又按轉疑作轅韓非子茲鄭子踞轅而歌可徵林注告無叛楚之事

轉而鼓琴轉衣裝○轉張戀反皆取膏於櫜而膏入壁皆下搏入以投救禽挾囚禽獲也○櫜古毛反挾音協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乘皆同兄弟胡丹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結也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爲于僞反召舒鳩人舒鳩楚屬國召之欲與共伐楚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大夫楚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孔令尹馮遠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

成王定鼎于郟鄏周公營之謂之洛邑故此爲靈王二十二年計靈王以襄二年即位乃往年毀壞其城故今歲爲之城也皇昭云穀水洛水相格有似於闕

程鄭既得爲卿以鄉是高位欲降意下人故問自降下之道不在程鄭言非程鄭所及也程鄭小人忽聞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常知其有異也按東方朔且死時諫云武帝日今顧明多爭言陛之無幾果死亦此類也馮氏云程之間不過一患失之念非慮以下人之謂然明謂其將死而憂天旨全在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兩每見得知者不問問者不知既非知懼求降則純是得失惶惑不亡即死矣所謂無患而憂憂必酬之者也

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也終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爲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

齊人城郕郕王城也於是穀雒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郕古洽反

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爲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張本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欒盈也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下問自降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據子公反

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何問焉言易知且夫飢餓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

本小人爲明年程鄭張本○知音智

經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

秋八月己巳諸

按襄八年鄭入侵蔡獲蔡公子燮註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與此公孫舍之異

侯同盟于重丘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誤○重直龍反公至自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悼衛衛失國

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衛苦旦反楚屈建帥師滅

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是也入有二例師旅則不地曰入歸復則國逆而立之曰入非此例而稱入者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無義例

舒鳩傳在下衛侯入夷儀經在下從告

諸樊卒弟餘祭立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爲下書葬省文也與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

未同盟而赴以名○赴音訃又音謁

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

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爲晉伐齊

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公綽魯大夫志在弒君

不在病我必速歸

鄭伯髡頑同例按國雖存君死曰滅

今不曰吳子遏滅者不得其尸也與定十四年吳子夷昧卒於陘同邑長楚公自其家僕呼之也與楚僭號稱公不同

按兄爲少女是爲妻也一讀風隕妻爲句與上句對言天既從風風能隕免秋不免妻也從

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爲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齊

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爲己取也如字又七住反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門門丁公之祖崔邑出自桓不可桓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

三三坎下兌上困之大過三三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爲大過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也風隕妻不可娶也且

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陵之是無應也六三上承九四非二應而三欲附之自取其困六三失位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何氏云兌爲剛石象又坎爲棘石象而棘多心故有蒺藜坎爲宮互巽爲入三坎男七兌女三雖離自能視上處離宮之外隔絕不得見大過爲棺槨坎七年傳其妻縰至則無可無冠予林云謾詞也

杼以姜餌公故偕出也　左繡曰姜餌公故偕出也

閉門門外門啓三門字作眉旦請盟請又內有多少延擾或死或亡外有多少擾亂其實是一事而特門爲之隔耳命姜之命告也

按家臣對國君自稱曰陪臣夜行盜歸矣是無所歸也死期或作死其冠本易得縱使餘人不爲崔子者其人不爲崔子者其

左傳　卷十七

其縲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タ辭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爲險爲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縲直又反

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爲險兌爲澤澤之生物入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晉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蔡先夫當之矣寡婦曰蔡言棄公已當此凶

遂取之莊公通焉賕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以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

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間隙○諫音下同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在二十三年○且音疽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姜音江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侍人賈舉爲崔子閉公也重言別下賈舉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

賤于有所擊故以于振爲夜行官名也既受崔子之命又受公命是爲二命前有射公不中故傳言其事而云又釈義杼疾不能聽命行夜但矜之家近於公宫九當警衛故陪臣代行行夜之職得淫者受杼命討之不知他命

商書曰實弟柄也顧卦曰實食物也廿二年曰實徒有其言已也此曰實謂祿也與顧卦

孔宫近公宫或淫者詐稱公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干讀曰犴胡旦反又如字振側留反又音陟俱反一音陟

說文振夜戒有所擊也行去聲

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

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傁堙皆死

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宫○射食亦反中丁仲反隊直類反傁力侯反堙音因

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

祭服○說他活反

申鮹侍漁者而死於崔氏鮹弁眷反侍漁監取魚之官○

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帑音奴

我將死怪反

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

崔氏

西仲曰其人言既不死難又不出奔便當歸家何必立於此地然人臣以君爲歸君既死何者是歸地矣養奉也養字與口實對己私事也誰仕之言雖欲死亡限於義也　林注人謂崔杼有君而自弑之按與成十七年傳君實有臣而殺之語意同一說衆人之君而崔子弑之也又一說人更有君之而弑之者當死當亡亡不得

殺酸棗戴丁平陰酸棗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壯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衆臣無異

曰行乎曰吾罪也

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爲于僞反下及下同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

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暱女乙反任音壬

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而與焉此三說未知孰是唯林本杜意故姑從之

西仲云既不必死不必亡亦將用何者以爲歸也補注此句猶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耳

拔景公母名穆孟姬見昭十年

西仲云崔杼盟詞未終便從中截斷指天而誓而大宮之盟無益亦在言外陳云舊疏者下本或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按此盟辭是吳下無者字抄徹也即徹以爲智之徹

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歃○歃所洽反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而遇崔杼作亂故復與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嗣續也前有如字又他田反

林注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執往欲書之也古之書者必以汗青之簡縛柱欲反博雅束也集韻重綠反卷也

三人死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公近臣

○縛直轉反鮮虞推而下之下如字又他回反曰君昏不能匡君不能救死而知匿其罪匿藏也暱親也○暱女乙反其誰納之行及竟中將舍竟中狹道○竟於檢反又於慶反

竟中又見哀十四年

左傳　卷十七

襄廿五年

馬得亡之言己非正卿見得無異於將庸何歸將用之乎得不得死其難也

○得如字又丁力反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

○枕之鴆反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爲三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

○還音旋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靈公嬖生景公還齊莫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

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公廟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

林注一人與一人戰耳

廿七年崔杼弑莊公明辟諸大墓注開先人之冢藏之也側辟字奇事似或云壓埋於北郭之側也非訓側爲壓埋

翣者扇之類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車行人持而從既窆樹于壙中下車貳車蓋龍翣非良車也非是大禮備列軍陳君霍先葬用甲兵是也下文陳人男女別而纍哀元年然人男女以辨皆與此同益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　班辨音通　晉始伐齊未知莊公死齊人以弒說方始知之齊既有喪師自須退縱令受賂未合致讒一說以班別纍以別皆降伏之狀受賂還不讒者以其讒已明也又男女爲賂辭非也他日衛侯得國則望以五鹿與齊也

左傳　卷十一

襲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言狹道衆無所用　遂舍枕轡而寢　枕忘失馬也○枕之鴆反　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弁中謂襲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不　音嗣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側壓埋之　使立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食馬音嗣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側壓埋之　使立

來奔　可當○食馬音嗣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側壓埋之　使立

不殯於廟　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翣　喪車之飾諸侯六翣○翣所甲反　不踊　踊跳止也行人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兵甲今皆降損　晉侯濟自泮　泮洗關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　齊人逆服　逆服兵不順旅　齊人以莊公說○說如字又音悅　使隰鉏

請成慶封如師　慶封書封鉏隰朋之曾孫○鉏仕居反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　自六正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　五吏三十師軍卿之屬官○師所類反　及處守者皆有賂　皆以男女爲賂處守守國者○處昌慮反守手又反　晉侯許之　晉侯受賂還不讒者齊有喪師自宜退　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　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宋逆衛侯　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宋本作宛　衛侯得國則於元反　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附注或云此突宇本穴若漢攻大宛穴其城者故杜訓爲穿一說突通作挾搪挾猶衝也不必改字持巡城甚爲苦惱與蘧尹氂去玉其意何如

陳氏曰獲不曰非禮曰不祥何也禮履也舍履而言祥急遽而欲人之易信也　擁社示國遷也社社主也

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侯以質之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突陳城突穿也

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　欲逃家間　**遇司馬桓子曰將巡城**　不欲載公以巡城辭　**遇賈獲**　賈獲陳大夫　**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

祥雖急猶不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　男女無別　**與子產親御諸門**　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御魚呂反掠音亮　**命師無入公宮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　**子產親御諸門**　**命師無入公宮**

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擁社主

使其衆男女別而歸以待於　使其衆男女別而歸以待於

林注繁馬繒也執之而見若脩昏冀之禮按禮昏軍中無執以纓拾矢可也承飲軍中禮也

命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攻脅司空撿致二地　故各依其舊師乃還劉云諸官皆鄭人在軍若權攝爲之未必正官各使其衆其職事致之於陳也按此存亡國之事也　此盟齊人不序於列故杜據同盟之言以明齊亦與盟與注

免喪服擁社　社主同　**使其衆男女別而歸以待於**

示服　免音問注同　**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被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脩其所

職　以安定之乃還此也　被音披　**秋七月亡已同盟于亳**　亡已同盟　**城故也**　伐齊而脩以明齊亦同盟

而出　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數所主反　**祝柯**　柯地　**司徒致**

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承飲奉觴不失臣敬　**子美入數俘**

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以重禮待諸侯　**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弭止也○弭亡氏反　**齊崔慶新得政**

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爲二十七年晉楚弭兵于宋傳）楚蔿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建）子木屈湯爲莫敖（代屈建宜）子木遽以右師先（先王舒鳩子）疆舒鳩人叛（前年畔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王舒鳩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疆曰久將墊隘（墊陷也隘險也）水雨請以其私卒誘之簡（丁念反）舍也不如速戰（墊陷也○舍音捨）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待後爲陳○陳直覩反）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舍（舍音捨）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人至其軍○傳直戀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吳舒鳩二本軍○圍音胡）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舒鳩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自東儀與二本共圍滅舒鳩）衛獻公入（獻公入陳之數停而出不將以歸故知空獻其功也）于夷儀（爲下自夷儀與張本）鄭子產獻捷于晉（獻捷戎服軍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以靜亂也（靜亂謂平舒鳩之亂）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爲武王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爲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

樂記云武王克殷即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故鄭玄謂杞宋爲二王後薊祝陳爲三恪杜乃以此言備三恪爲通二代而備其數也二代之後用王者之禮至賤公之子孫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卽桓公之孫公子完之後也完字敬仲謚曰敬仲桓公之亂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而代之鄭非公因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而代之鄭非公因定其位

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神明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大音泰而封諸陳三恪爲通二代而備其數也二代之後用王者之禮至賤公之子孫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卽桓公之孫公子完之後也完字敬仲謚曰敬仲桓公之亂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

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陳後謂之恪恭敬也恪苦各反言陳周之甥舅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舅至今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舅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

戴厲公奉事猶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戴厲公奉事猶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

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

孫氏曰晉人問陳流後失所宜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之罪則數其特楚憑公之子成公奔晉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

馮陵問何侵小則指大國數斯問何戎服則指文公布命各燦然有章

或云授手謂敢不犯也侵侵陵也非用兵之侵也陳大於鄭而謂之小者自晉言也按侵小猶言暴寡不必說國大小當時常語非有意義或云致罪言有罪當誅不論大小且告疏作且大大國一同夏委之法也周五

之大德哉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舊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陳從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東門

之地一坼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坼音拆自是以衰衰差

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辟婢亦反且昔天子

百里爲大國林注今大國土地之多或數倍於天子若非侵削小國何以至土地如此之廣按足利本後人記云一本至下有大一說今大國數百之地者多矣大宰曰戎服輔王是卿十之職也晉文獻逮時授之鄭文也今鄭使戎服者不廢王命故也按輔王受晉獻逮即攝相之職也今子產使者也授捷者也與鄭文久獨戎服爲從舊例耳論者曰子產辭多文飾不類平日豈謂此類歟或云乃難之辭若鄭無辭晉見問罪也林注人之有言所以成其志之趨向也言之有文所以成其言之華采也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有榮云云與此句出繫辭傳」

降〇（裒）今大國多數百年初危反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爲周平王桓王卿士○數色主反下同）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莊公子）復於趙文子（文子趙衰）文子曰其辭順（順於理）犯順不祥乃受之（受其辭）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子展公孫舍之）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己西復伐陳）陳服（服於鄭）而後（前難入陳）陳及鄭平（平後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足猶成也○足將住反又如字）文以足言（言不言誰知

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愼辭繫辭傳）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繫辭傳）楚爲掩爲司馬（爲子馮子木使尤武尨治○尨莫江反）敷甲兵（閱數甲之）午爲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林以共國用○度待洛反）鳩藪澤（鳩聚也藪澤使民不得燔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別也京大阜曰陵）表淳鹵（淳鹵物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淳音純鹵音魯說文云西方鹹地）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偃於建反如字）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別彼列反）表淳鹵（淳鹵物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淳音純鹵音魯說文云西方鹹地）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偃於建反如字）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也）牧隰皐（隰皐水崖下溼爲芻牧之地）井（井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町徒頂反）

堅地之堅彊者用禮凡糞種彊堅用黃偃水爲澤故爲下濕使田中之水注之此原盛謂隄防之間也說文田踐處曰町町亦頃類詩九罭毛傳曰爲澤之坎衍高平而美者賦與籍俱是稅也按疏記注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劉云車上甲七所執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而已五兵無矛而有弓矢

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井○衍以善反下平曰沃有泲曰沃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量音良又音亮

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以備軍用賦車兵車甲士徒兵步卒甲

楯之數使器杖有常數○楯食準反又音尹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

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攻巢門也○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輕遣政反

射食亦反○射於計反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

巢之封疆居良反

曰先大夫爲了之功也以與爲捷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爲了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爲了馮請賞以與其子

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曰他日吾見殘之血而已殘然明名○鸇之然反語之魚據反

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無越思思後行如農之有畔畔謂畛埒也有畔則水不相侵有埒則財不相奪

夫禦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

此語已見文十八年鷹爽鳩也鸇晨風鸇屬也

所行不越於所思也

陸云說詩作閟宮也小雅小弁篇之國風谷風篇

大雅烝民篇

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此所引者蓋是彼文　說文弁从廾㚔兩手而執之弁者截名棋者所執之子以丁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或云弈者落奕之義按落奕即絡繹廾古拱字

叔文子聞之大叔也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寧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小弁言今我不能自容說音悅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復行之何暇念其後乎謂寧子必身受禍患不遑念其後也○說音悅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以喻君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仇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

戚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之世也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七

襄經二十有七年復入扶又反注同君爭爭鬬之爭爲之于偽反廢長丁丈反立少詩照反傳喪之徐息浪反徹去起呂反其長丁丈反勝之音繩證反有部之亮反又音章○今本障無咎其九反又其久反所祐音又反而鴟式羊反又反仄匿女力反偏拜音遍之難乃旦反子少詩照反注同下必計反又古外反七輿音餘王鮒音附待坐如字才臥反以走如字音奏氏柄彼命反無解佳賣反○今本懈愚緩本又作衰內應應對之應反備守手又反既乘繩證反下驟乘超乘幷注同士獻子時掌反督戎丁毒反帥卒子忽反訟女音汝注同梱木音懷用張九反王孫揮許韋之傅摯音至本或作申反鮮虞之子傅摯晏父戎音甫邢公音刑牢成魯刀反一本作犒成狼郎本反遽疏其居反肱一音起業反駟乘繩證反間大國間廁之間其咎其九反又如字其難乃旦反欲殺申志反下同○今本弒以說音悅又如字於背音佩一隊徐徒對反猥反行一音如字隘於懈反廷音庭本亦作庭○今本亦庭築壘力軌反壁○今本壁辟音壁名京觀官喚反晏

聾徐音來公彌長丁丈反下皆同公鉏仕居反貝敝車婢世反徐音扶滅反重席直恭反復綦扶又反下非復同下文復戰同苦各反豐點都簟反徐之廉反弗應應對之應馮在於虔反之簉力召反七住反鑄之樹反所治直吏反爲先人于僞反下爲己請自爲其先人下文遂自爲也皆同要君一遙反下同毋或音無下同殺適丁歷反盍以戶臘反狹路戶來反敝廬力居反見齊侯一讀以見字絕句齊侯向下讀經二十四年宜咎其九反大饑居賢反又音機傳以上時掌反注同所治直吏反事見賢遍反隰叔徐入反王夏戶雅反注同復爲扶又反下同史佚音逸周任音壬寓書音遇之賄呼罪反將焉於虔反也大音扶下也大同毋寧音無沒我思俊反以焚扶云反焚斃婢世反子說音悅爲重幣于僞反下注魯爲同子西相息亮反介恃音戒注及下同蒐軍所求反因閱音悅數所主反黶如淳音子侯反耿昭音諏射大徐神石反甲下遐嫁反常分扶問反婁本或作樓小阜扶有反在幄於角反已皆乘乘車下乘字繩證反注及下皆同踞俱慮反轉一音張戀反衣裝側良反一本作囊○今本亦囊取貴直救反入壘力軌反搏人音博徐甫各反復踞扶又反下復詩同曩者乃黨反曩曏也怯去業反也師祁黎力分反又利之反公孫揮許韋反降下夫音扶亡虜許觀反經二十五年雖背音佩傳爲晉于僞反下爲巳娶同孟公綽昌若反徐本作卓音綽使偃取之本或作嬖字辭別彼列反坎下苦敢反兌上徒外反巽下音遜中男丁仲反風隕于敏反不可取七住反注○今本娶作嬖息浪反又作釐力之反緊如淳音悉又反徐音疾棄也本又作弃音棄力私反無應應對之應則喪閒伐閒厠之閒注間晉之難同之難乃旦反欲殺申志反○今本弒又反徐於公宮并注同且于子餘反公拘音也楹音盈衆從才用反重言直用反別下彼列反取說文云從耳取聲字林同音子侯反服本作諏謀也今傳本或作諏猶依諏音

詰起吉反相鄭息亮反以共音恭藪澤素口反焚燎力召反之處昌慮反辨別彼列反下同墳薄音學疆居良反注同涂音賈其兩反豬陟魚反尚書傳云停水曰豬防隄丁禮反牧隰州牧之牧步卒子忽反器杖直亮反疆其居良反鷹於陵徐居膺反延反朝夕如字匪解佳賣反弈音亦棋其

股音古封具求付反鐸文徒洛反祝佗徒何反弁皮彥反監取古銜反鼜薨子公反死下皆同而殺申志反○吾焉於虔反三踊羊隴反而相息亮反下同大宮音泰注同乃歃一音所甲反故復扶又反以帷位悲反虞乘繩證反知匿女力反狹道音洽瘞於滯反埋之無皆反不踶音必七秉繩證反下七百乘同自泮普半反獨使所吏反正長丁丈反注同守國者如字或手又反陳隧音遂徐又徒猥反下同井堙音因木刊苦干反隧陘古定反無別彼列反下文同陳侯免徐音萬喪冠也擁社於勇反而見賢遍反注同俘芳夫反道導之音導遽以其據反子捷在接子駢蒲賢反又蒲丁反子孟音于隘於懈反私卒子忽反下同後駐張住反復逐扶又反下復伐陳同舒鳩潰戶內反虞閼於葛反妃胡公音配本亦作配之長丁丈反三恪苦洛反五父佗徒何反夏氏戶雅反播蕩補賀反介恃音戒以馮皮冰可反億於力反逞物景反其衷音忠開道音導城濮音卜能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八

襄公 起二十六年晉 盡二十八年唐

杜氏 集解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在二十四年下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于十五年會于夷儀故言城邾以明秦晉爲成在廿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邾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傳當在前卷之末而在此卷之前者傳寫失其本真也跳躍也魏晉儀註寫章表別起行頭謂之跳出傳寫一本作轉寫）

秦伯車如晉泣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鍼其廉反）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經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剽

叔者貞君之名嫌無君不得爲叔故註明之林父畏衍入殺己故先叛也林註書叛始于此復歸例在成十八年卿會公侯非礼今卿會爲良霄辈皆當貶也但向戌別有後期之責故書良霄名而不貶以駁向戌也良霄雖書非舍其罪若良霄與晉宋皆貶稱人則嫌向戌與良霄重同罪而其後期之罪不見故書良霄退宋班明向戌有二罪也

許靈公立　當進侍君受君命也行人非一遞進御此日次宋當御次而不使是黜之也言已與叔向同罰何以退之而不應韋昭云子員子朱同爵馬氏云何以黜宋是爭善也拂衣振去之義以其將鬬知拂衣即褰裳也對則上衣下裳散則相通此似叔向無罪而鬬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

左傳校正卷十八

襄廿六年

叔孫豹帥師救衛（帥所類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偃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澶市延反駾邦角反）秋宋公殺其世子座（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辟許靈公（辟音避）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義歲之成）

叔向命名行人子員（欲使荅秦命）○員音云）行人子朱曰朱同爲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同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

以二子言之爭謂○鮮音仙爲下同辭能不所行爲善則惟言子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鎮疏引杜註可見焉

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

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又云已不知獻公因何而出亦不敢聞因何而入

丈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強其丈反注同辭能

故公使子鮮子鮮不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

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不得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公近關出○瑗于眷反

遂下從近關出告右宰穀穀備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剽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畜許六反

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

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使所吏反還音環

遂見公於夷儀公曰寡人有罪子入也言其爲人猶如故○夫音扶

若不已死無日矣寬言猶夫人也

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已止也

悼子曰雖然弗可以能亡於我何爲言子鮮爲義多不過亡出也

悼子曰子鮮在孫文子在成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

林註滯留憂益在於外國又云子鮮若欲踐言不過能出亡於我果何爲按多行義之多也或云多猶賢尚君傳循禮者不足多是也

唯襄在家守之

甯子出舍於郊欲弁伯國死孫氏夜

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

剽是黑背之子成十年傳衛子叔黑背侵鄙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子叔即族也殺大子角不書盜以不告故也趙氏云公子公孫無称族之法蓋如叔肸之子公孫嬰齊称子叔嬰齊書曰是仲尼書爲叛也叛反皆之辭叛判也分君之地以從他國其位有地從己故称爲叛他邑出奔地不從己則不称叛

哭國人召寗子寗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子叔剽無謚故書曰寗喜弒其君剽言以罪之在寗氏也嫌爲受父命納舊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施戮也林父專剽自隨爲罪故傳發之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下相揖也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揺其頭言術驕心易至○竟音境頷五感反

國納之也本晉納之虎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在寡人之答寗喜之言故怨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故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打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謂剽也○紲息列反打丁幹反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故孫氏愬于晉晉戊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戊三是由地以生名也馮氏云以首見意也頷說文作顉點頭以應也文子本不同寗喜聞衛君之言遂自評論怨歎與對面相交無畏故言答也或云在乃心在王室之在言不在我也猶云伯父無重言也今汝乃吾所當怨者故怨汝也員羈縶從見僖廿四年

襄　廿六年

曹人詢林父鄄蒲林父又以厲事林注指殖綽爲惡鬼而事子反不之如也一說惡鬼亦報人人反不如也

林注子展爲元帥故特言之

孔卿大夫所稱名車不名路也賜車稱路從王賜之名必是畫生之命遺人以物皆轄先重後故以路及命服爲邑之先也四井爲邑故八邑三十二井也　按敢及猶敦當也林注遜讓而不失其班次之序

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也逐從衛師敗之圉蒯惑父言更還殖綽縶閻地雍鉏獲功入陳在三月甲寅朔前一年

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先）悉薦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在四（殺）所界反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知國政矣其將知政矣知政讓不失禮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爲證淵會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如字徐力俱反）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麇九倫反）頡戶結反皇頡公子圍與之爭公子圍共王子（公子圍共王子也）靈正於伯州犂正曲直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士其

柳揚其辭欲使曲
證之也
林注此子皮之
辭或云弱揚通言
彼王子朝也亦通
然非杜意

手曰大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
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予上下
手以道
因意
曰頭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
王子所得
戍怒拘
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
戍城麇印堇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
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子產
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爲去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
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於楚獻功人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
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

按欒黡而復國體秦必不如此也疏

秦不背其如是也
按一本作秦其不
然朱注勸字絕句
一本鄭國屬下

林注當歸功于秦
不必以賂

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賂用子產辭乃得堇父傳稱子產之善
更賂釈文無音朱注音庚乃別更賂而从子產之言

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匿
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
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公
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
衛侯會之晉將執之與之會故不書
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
於是
公孫黑肱有疾及將盟
公孫黑肱有疾及將盟
公孫黑肱有疾及將盟

晉侯嘉樂二君故二君二言澤及于己二言不敢遠晉多降于天○皆所以答嘉樂也嘉如字樂音洛洋文三年命疑作令

二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

晉士匄帥師侵鄭伯爲衛侯故大夫

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

侯無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人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

享許兩反下同

福祿攸同攸所也言天所以福祿嘉樂也嘉尸嫁反

國景子相齊侯國弱也

景子齊卿

荀偃士匄請伐齊曰以報其侵我北鄙也

荀偃士匄晉卿

君子曰師曠之言偃也

師曠晉樂人

不順其上而求其下不義

上謂晉君下謂齊侯

不義而行其國不昌

偃之謂也

晉侯使士匄告于諸侯曰寡人不德而貳于齊寡人不德謙辭也貳猶二心也

寡人之過也敢以告

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不能事君以干大國之怒敢以爲請

干犯也

齊侯許平

晉侯使荀偃士匄請盟

荀偃士匄請盟于齊侯齊侯不肯

晉侯使屠蒯告于齊曰寡君使蒯請命于吾子吾子不命蒯將歸復于寡君寡君將見命于諸侯

諸侯將會晉侯以討齊之不服者

齊侯懼乃盟于耏上

耏音而

晉侯使

喜也子駟公子騑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子士子孔也子然二子亡子羽不爲卿故止七也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禿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長丁丈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公元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貌很胡懇反而心很戾○合左師向戌○惡烏路反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大子知之謂與梦客宿相識也秋文惠牆作廧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大不惡乎大謂大子也○惡烏路反音汝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矧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其內伊戾爲大子內師不行惡內侍臣竊鬬○竊于萬反好呼報反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叡之詐作盟處爲之大子及叡驗也○欲古鹵反而駟告公駟駟馳也○駟古鹵反物景反曰大子將爲亂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唯佐免我知而之排擯故也按大子欲召佐使請乃曰召而來遲則不及事我死矣

或云來歸也面佐約曰汝至於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其死聲乃亂叫謂之聒多爲言語亂人耳也

我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其死聲乃亂叫謂之聒多爲言語亂人耳也

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人馬也棄止爲夫人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矣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令夫人重己故佯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己不得爲夫人故自稱妾饋之錦馬也其使者自稱

人之步馬者步馬買馬○普彰反

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

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爲錦馬之先○先悉薦反又如字

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謗夫子所以無罪

而死

鄭伯歸自晉請備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

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負謝不敏

負子西名

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有入焉

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朝如字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

伍舉實送之

人曰伍舉奔鄭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

晉爲國通平事

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

皮革諸本句張本讀按外傳皮革下有焉字蓋外傳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其外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此類焉字猶之也故此文今読爲八字句

所賞必有功不僭善所刑必有罪不濫洪

大禹謨

失錯也謂賞有罪而失於妄免也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有焉字蓋外傳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其外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此類焉字猶之也故此文今読爲八字句所賞必有功不僭善所刑必有罪不濫洪

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大夫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亡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

言下國諸侯推命湯爲天子也按封大也朱云封殖建立其福以及後世也命上添故字觀以此可見古人之樂行賞以此可見古人之憚用刑以此可見古人恤民不倦

莊廿年傳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膳夫職曰王日一舉以樂侑食注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邦有大故則不舉注云大故刑殺也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慢故能爲下國所命爲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

楚軍不能持重且夜攻之彼不知虛實必然遁走軍猶攻也

不南朝于楚

林注是正也按是諟遁諟審也正也

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殿丁練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多練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鼜音朝竟反又通弔反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麗力馳反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鄧鄧晉邑○鄧許六反又超六反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

蓽云是理也黃丕烈云韋以是爲誤省也馮氏云猶云不言此人非矣一家有二人從役者則留一人

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一人役歸一人簡兵蒐車簡擇蒐所留反明日將戰決戰也林注凡軍中隳竈者皆遣之行而縱楚之被囚者一說行寒剛反列也僞如歸役於國列之陣前使楚囚見之而逸之與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同彼勝此是示爲必死之戰也

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降戶江反在元年○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十一年魚石楚大夫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城皆叛楚

令尹子辛與子反子重爭夏姬子反亦西臣子重亦申公巫臣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雍於勇反以

釈文鄸或作贛

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

上賁或作禁即越椒也

釈文壓作厭云本又作壓於甲反徐於輒反

楚語作易中下楚必欲之法中下中軍之上下也中軍有上下貟子晉語故猶貪也鄭司農

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鄰縣東北有棘亭○譙在遥反鄰才多反又子旦反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罷音皮苗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貟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賁扶云反貟音偃鄢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鄢於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貟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銳唯在中軍○陳直覲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爲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易以豉反又音亦

以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之中軍之卒良故易之

四柴楚謂作三柴韋曰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敗之

外傳記晉政不是謂欒書曰女實遣之

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鍼魚綺反吾乃四面攻之四柴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熸滅也傷也夷楚之間謂火爲熸○熸子潛反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貟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

或云弗圖言此願難期也
附注令其祿秩如叔向也外傳作倍其室

寔支冒亡報反又亡北反
小人謂勇夫好戰貪名者皆謂目矣

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仕於楚）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恚一睡反）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爲許）鄭人將禦之子庳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於（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黷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黷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子展不可從也○釁許覲反黷音瀆足子住反又如字）說不禦冠（說音悅）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南鄭邑）陳其城（陳許規反）涉於洧（洧音鄭城門）縣門發獲門于師之衆（縣門鄭城門）九人焉涉于氾而歸（歸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氾音凡）而後葬許靈公（靈公之志）而後圍（圍音玄氾音凡）許靈公卒于楚而後葬（葬音藏）衛侯以文說（說音悅）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談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上卿（上時掌反）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

屬官旅下士三
十二人小行人云
春入貢秋歛功是
貢時事也
廩丘蓋衛地齊人
前取之以賜烏餘
者烏餘大是猖獗
益見梁帶之能

介被甲也取車中
之甲著之三十年
介于襄亦同
凡失色是守者罪
耳非國之恥故無
可諱也烏餘以廿
四年奔晉廿五年
范宣子卒明年始
討之傳先言治之

事四時貢職宰旅家宰之下士
下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
敢匡魯
王聞之曰韓氏其
大乎
昌阜於晉乎辭介
而老
齊人城郚之歲在二十四年
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烏餘齊大夫廩丘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
襲偪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
東郡廩丘縣故城是
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
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
開○竇音豆
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凡取魯高魚無所譏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
而不書其義未聞
范宣子卒明年始討之傳先言治之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
下乃述其治之事
歸其地今烏餘之邑晉討類也言於此類而貪之
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
晉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書始行也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
不言會常在衛上
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奐呼亂反又悉薦反又如字
傳夏會于宋爲公故也
大夫寧喜寧喜弒剽立衛侯今雖不以弒討於
其弒亦以國討
雖非國人討賊因
爲文書其名以罪
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爲文書名也

書也不以弒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書衆是兄曲也去衆是罪弟身也凡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此時魯國君弱臣強君不得有命臣之理季氏恐叔孫還直不從己意故假君命命之也從弱君之命於理順於禮大也不比視鄰牒是小是也自從自從己心也此公命雖非真也豹即以爲真共敬從命則國人知公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己心也

書在宋會下從赴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寗氏祭則寡人而今寗喪其專綏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其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鱄市轉反又音專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曆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侯城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侯城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爲名○城息浪反

使烏餘以地來烏餘以地來降

具車徒以受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

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

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爲若致邑封烏餘者按晉四國也疑脫衛見上傳

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奔慶封字

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己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稱

公曰微寗子不及此及此二字國也

吾與之言矣言政由寗氏

夫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

衛寗喜專

昭廿五年事若不免君受其名是也

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祇音支

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衞

十四年傳曰公使大夫○勿音預與音豫公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蓋此時臣之父死耳其詳不可知也林父逐君反死乃出奔血得生甯喜納君有功乃被殺納一作內沮止人爲惡也勸人爲善也實罪既無意明何以得爲正勸乎刑法也

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

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行會于宋爲明年石惡奔傳○衣於既及

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惡也

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

治且鱄實使之使甯喜納君

不肯及河又使止之使者而盟於木門還

木門晉邑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

木門大夫不鄉衞國而坐怨之深也○鄉許亮反

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恥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出欲仕無所自愬

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之常本無月數而獻公尋喪故言終身總緦細而布非五服之限息郎反稅音歲又吐外反

公與免餘邑六十矣下有上疎亂也此

馮氏云從之而治其事則明己以慙留君故出非以不才見棄此意豈可令人知之

終身不仕是記者叙事辭也獻公以廿九年夏卒則子鮮之卒蓋差在其前耳前終身子鮮也後終身獻公也諸侯絶期公於子鮮本無服喪服無服之名稅總声近而字改耳喪服有總衰故云即

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疎亂也

總也總衰者小功之總也既葬除之本無月數總於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

棧臣六十言臣之分當得六十而今臣已有八十矣大夫之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爲乘邑之極此云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一乘之邑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

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尺證反

臣弗敢聞且寓事贊佐也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叔儀宋向戌

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

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今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獲息民之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可得久弭今不可而許

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

孫一乘附注難知字下難吾助女同馮氏云弭兵文子向有此言向戌攘之成名耳雖曰不可猶云不可久弭諸侯欲弭兵息民而我不許之吾民之心必攜貳矣

體解分俎周語文也宣十六年傳云公當享卿當宴服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錄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仲尼

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會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鬬之乃且反下同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

所以特舉此礼者以爲此享多文辭言從武至者譏非晉侯命也

說卦云成言乎艮

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亦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公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要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戌辰滕成公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見賢遍反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大夫成列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戊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騶

外傳以晉爲軍擊楚

扞衛不設備也

伯夙荀盈傳無明據晉營及屬晉諸國營皆在東城北諸國在西晉於東以東爲上也林注諸國各以藩籬爲軍又曰以東爲左

謁諸王騶傳也謁告也○騶人實反傳陟戀反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荀盈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之氛氣也言楚有讒慝之氣○氛芳云反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爲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廻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衷音忠又丁仲反伯州

定安也欲安其身用此三者定也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其死一作以死賤人一爲不信猶尚不可況國卿也不信之人尽死言無得生者前覆曰踣謂倒地死

林注但欲以利吾事而已救義利猶濟也

絜曰令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爲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盡也)欒其死(單音丹)(踣)蒲北反若令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難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大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爲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大)如字或音泰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甫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教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一國故)(與音預)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敦勸之也

叔孫雖內知非真公命而其辭稱公卽須從命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

陳蔡鄭許在南方北楚公子圍爲盟諸夏大夫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非爭主備而叔向言之者假此以勸之耳林注楚同小國在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按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

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先晉去聲或如字狎戶甲反更音庚豈專在晉叔向曰諸侯歸晉之德尽之只辭○只音之氏反非歸其尸盟也尸主小國主辨其皮莧反楚爲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追正之壬午宋公兪卒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爲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敬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不歃其血故不慊也○歃所洽反慊苦簟反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以楚爲任晉之細事亦可矣朱云楚今自同於小國享宴實旅雖多特以一人爲客諸侯燕禮燕臣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射入請賓公曰命某敢賓賓出立于門外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入劉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子木爲賓者賓唯入出自當時意耳林注所行之事皆可告人故情無所隱

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追正之壬午宋公兪卒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爲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敬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不歃其血故不慊也○歃所洽反慊苦簟反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冷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語魚據反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享其德○歆許金反宜其光輔

范武子德上矣

秋文能力勇友附注魯勇及

舞典云詩以言志歌以永言又見下文

五君以爲盟主也五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七日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于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子石印段公孫段○從才用反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忡敕忠反降戶江反又如字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下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貺子賜也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詩鄘

風備人刺其君淫亂故云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宏我以爲君也○鶉順倫反賁音奔趙孟曰趙孟自謂○閑側里反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此趙孟於召伯名伯趙孟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君子子產賦蟋蟀蟋蟀詩唐

秩器質謂之第孫炎云牀也郭璞云牀版也然則牀是大名簀是牀版按晉語牀第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羊作寢不安與侍御不在側與此牀第即寢闥之義周禮大宮王所掌王之社席牀第九重器即是

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不踰閾門限使人踰之趙孟自謂○閾側里反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此趙孟於召伯名伯趙孟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君子子產賦蟋蟀蟋蟀詩唐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桃善於其君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

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之憂矣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故

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文以取義○攷五報反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三十攷目氏年鄭殺良霄傳○攷目氏及又尸氏反稔而甚反又尸氏反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一曰降戶江反卬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一曰樂以安我心則降○好樂無荒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求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不及五稔盟古語見傳二年

好樂則川澤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愛之

請賞不賞則罪合死也自矜其功言己得免死請賞邑也林本不作視

向戌以賞與示子罕也按昌覽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警之若水火然忽笠不可偃於家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拙而已又藏記用兵篇可並考

按距交詩作彼矣八年傳註匪彼也

附注公怨猶云公言之將寵怨以爲報賞之榮寵也疏伯有不臣公之所怨當自掩蓋而賦詩以公之所怨爲賓之榮寵劉云公顯榮也

按稔熟也穀熟爲一年

言之術皆德也孔疏是興存明之道驕虐等是廢亡昏之道長兵則興不畏則亡興亡由兵而向民以爲不須用兵是誣也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敝一作弊路也嘗邑書於札子罕削其字文投之於地羔裘備

何以恤我周頌作假以溢我朱傳何假聲轉恤溢字訛

○恤（相）去聲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句

一說崔成有疾句而廢之而立明句

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

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

林法身事也

父兄猶宗族也二人者本無血連于崔氏

孤入曰棠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

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

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

夫子謂崔杼

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

封以成彊之言告嫳○嫳普結反

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爲崔杼所弒

崔之

以興謂湯武○去同亂人以廢謂紂廢興存亡昏明起呂反下同

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

殺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厭於豔反左師辭邑向氏欲攻

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

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己音記

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義其不阿向戌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義向戌能知其過

齊崔杼生成及

彊而寡偏喪寡寡特也○喪息浪反娶東郭姜以

二子而其妻死矣

傳三十年鄭之厚君之薄也昭四年叔孫氏厚則季氏薄

他日慶封家滅猶我崔子也崔慶一也此語成讖矣新築女墻而守之家家衆也　崔杼時在慶封家旨覽

薄慶之厚也崔敗則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入使駕不得使閭人駕寺人御而出閭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下其衆居短垣內以守○堞音牒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綸妻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曰

崔杼歸無歸矣因而自縊一說碎避也襄廿五年陳侯逃墓而免亦是

唆氏云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云三失閏不可得而考傳氏云律曆志引是年日食與傳文同又推其曆數以至漢建武皆合不以傳爲謬則杜以經文爲訛有理也趙汸輩以魯自有曆爲杜謬說按是歲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限應食大衍按時

御而歸之嫳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下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上

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辟婢亦反又甫亦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楚遠罷如晉泣盟罷令尹子瀉報

荀盈也○罷音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酣既醉詩人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景福也君子也叔向曰遠氏之有後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瀉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往歸之崔氏之亂在十五年

申鮮虞來奔僕貲於野以喪莊公爲齊莊公服喪○貲音資女鴆反鴆如字又息浪反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用賢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三統建捐申閏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今之九月斗當建戌十二辰爲在申也遠取文十一年者以三十年終歷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今日故遠計之故云通計也

經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爲卿

○書市志反

十有一月公如楚爲宋之盟故朝楚○如音汝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月誤

閏矣謂三統建捐申閏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今之九月斗當建戌十二辰爲在申也遠取文十一年者以三十年終歷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今日故遠計之故云通計也

公如楚晉霸業衰木精歲星火精熒惑土精鎮星金精大白水精辰星游云歲之不易向云飢寒之不恤明年宋鄭皆賑民藥淫行時落本自一事總言其占卓陽氣出地發洩

木星本位在東東方青龍之宿故歲星亦以龍爲名龍行疾而失次在下歲星福應之星今被乘欺悔是不能祐本國之象

三宿女虛危今人腹飢言楞腹本此楞耗声近按以有時菌陰不堪陽二邪當在耗名也下蓋錯置也註當亦隨而移彼

事無永不申歲星但以此年有二事

傳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如宋向戌言之明年饑其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在星紀在北斗牛之次玄枵在下虛危之次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歲星當在玄枵淫行失次

以有時菑陰不堪陽也菑災也陰閉藏之氣陽發洩之氣○菑音災洩息列反

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

蚖乘龍蚖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蚖所乘龍

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亢音剛又苦浪反

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

襄廿八年
釈文宿音秀按當読如字說苑廿八
星曰宿日星之所
宿也釈名宿宿也
止宿也廿八舍廿
八次皆謂止宿
若未得大國所命
之序但如其志耳之
所欲即不待彼命
遂即從之先承意
志礼也

復無冰地氣發洩
故曰土虛民耗下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紀伯
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
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
朝晉燕國今涿縣○涿音計　**齊侯將行慶封曰**
我不與盟何爲於晉以宋盟釋齊泰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
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財以副亡方心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
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　**雖不與盟敢叛晉乎**
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重直龍反
衛人討寧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
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惡之罪不及祀故

趙氏云大國事天
子惟聘而不朝故
韓起称歸時事小
國事大國乃朝而
不聘故子產言會
時事
彼時我言衆矣猶
能改也一本今還
受享絕句而儆而
惰對句
林注不敬出其中
心
不得良死必為其
所弒

日禮○從才用反碏七略反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來盟唯
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
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絕句　**曰其過**
此也往日至晉時○過君使子展迓勞於東門之
古禾占卦二反
外而傲迓往也○迓吾日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
于況反後同
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亡心將
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父通
子般之妻　**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爲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傳
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其晉而行　**蔡**

按君氏指諸侯也而此謂鄭伯當爲盟誓約以諸侯親自來朝而今君不來但使臣來陸云即所謂晉楚之從交相見者也

歲之不易此句如置寡君上文意殊明言汝大夫也豈得預楚國之政令乎而沒也釈文章行爲跋水行爲涉君心楚君也非盟載之言而失信則諸侯離矣是楚之不利也

小國懼楚不利耳不自懼勞也

朱云國政與君德政德一作正德

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故凶或云迷後欲反而失道已遠故凶

楚子本意願鄭伯來朝全不顧道理唯欲復其本願楚子必死嗣君不十年不能主盟後八年悪王會于申

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此君之憲也憲法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豉反今執事不虞寡君之薄幣不足以辱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乎

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人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

周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上復之頤三三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迷復凶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故凶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

而棄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

復上六文辭至於十年不克征故游言云

送其葬

楚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歲星客在玄枵惟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冬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也妻子爲邠冬者細弱之名妻子爲人之後尾亦爲之後十台效驗惟人之所在言其知之在人各自有意見也附注惡爲路反

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復難

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爲害

神龍卜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神龍鄭大夫

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

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神龍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十占惟人所在○帑音奴惡如字一音烏路反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壬敵國郊除地封爲壇以受郊勞外

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外僕

掌次舍者

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革舍無乃不可乎

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

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救其過失救其

蕩患賞其德刑刑法也

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忘於德忘解也

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

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

子產自損其禮以爲禍

莊公之亂群臣避難並與由弁寵氏名之爲賊今崔氏亡慶封召使還國改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己情告而悉反之林註得賊告賊也邵氏云得賊猶今律所謂自捕得也按亡人能捕得他賊則反其身以功贖罪也此說似勝未知杜意何如

子孫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慶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耆市志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昜內而飲酒也移而居嫳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謂崔氏黨也由弁者故反盧蒲嫳殺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慶舍○妻七計反慶封告盧蒲嫳以二子尸于朝慶封怒告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舍之亡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反宗何也辨別也而後可相取也別異姓也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亡者尚欲有宗況慶氏盧蒲氏皆姜姓乎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烏注同癸言王何而反之

寢室之兵杖也故言親近

釈文公膳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林注供卿大夫每日之膳例用雙雞知之知其意也

按去字爲除去義不必訓藏洎灌釜也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洎釈文又引字林云洎已莅反附注史記武紀水而洎之徐廣音居器反與字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猶盟也下文

二人皆嬖一子皆莊公嬖人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爲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兕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兕音似悉薦反後戶豆反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饗人竊更之以鴞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鴞音木鴞鳴也洎其器反肉汁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公孫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以二子怒告嫳而殺而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與妻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

襄廿八年

註慶封亦字子家按人各有其能以事君群臣相謀為亂非我之所能及莊衛里名見下昭七年慎守室矣林注可慎守其家也按邵氏以此為陳氏父子隱語甚有味然非社意林注克得為也主殺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宇見死兆詐況以見其誠

慶嗣釈文継嗣之嗣本或作翻誤

又為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大夫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莊衛里名見下昭七年慎守室矣林注可慎守其家也按邵氏以此為陳氏父子隱語甚有味然非社意林注克得為也主殺人見血慶封為無宇卜之無宇見死兆詐況以見其誠慶嗣釈文継嗣之嗣本或作翻誤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軨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慶氏示之兆龜兆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讒敢獻其兆子之曰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毋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陳音來從去聲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奉芳勇反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嗣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悔也○悛七全反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戕在羊反及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曰夫子悔之而激之使出嘗姜知其父剛愎自用乃譎以其謀告慶舍女慶舍癸妻癸告之欲殺姜曰夫子悔之而激之使出嘗姜知其父剛愎自用乃譎以其謀告慶舍女慶舍癸妻癸告之欲殺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復皮逼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相祭在而異為上獻是舍使為之也不可以礼責也

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所至公麻嬰為尸尸為祭主人先獻公上獻先獻者尸○冀戶結反盧蒲癸王何執

襄廿八年

爲優以誘其衆也優俳一物而二名也今散樂戲爲可笑之語是也袁淑取古文令人笑者題之名曰俳諧集今人謂數驚爲好驚亦善之義按善食善猶多也與善食善崩之善同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環如字又音患）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牧鮑國）以攻慶氏慶氏之甲

年注云餘祭以襄廿九年卒服亦謂句餘即餘祭天道福善禍淫今反福滛人故惠伯疑之附注三子之斥逐在二十一年乃莊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君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氏亂也傳文前後乖違注亦不明此意

晏子辭邑又論正德利用厚生林注邑多厭足其欲驕侈橫生故有滅亡之一說足使人足欲疏外猶以

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爲句餘即餘祭天道福善禍淫今反福滛人故惠伯疑之附注三子之斥逐在二十一年乃莊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君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昭四年殺慶封傳乖違注亦不明此意）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五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也）晏子辭邑又論正德利用厚生林注邑多厭足其欲驕侈橫生故有滅亡之一說足使人足欲疏外猶以

外宰猶盆也以邴殿爲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得益邴殿耳林注非齊在外國雖我之邑亦不可得宰制

按林注甚疏蹊人皆欲生計重厚而多財用利益心飫無厭於是用正德以幅之使有度也馮氏云富从畐聲畐古福字是有幅義嫗侮易也

按各本皆作亂臣唯穆本無臣字閒成石經臣字傍小書陸云亂十八本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邴殿并憑富也恣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遝移也（惡）音扶）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爲之幅使無黷嫚（黷猶放也）謂之幅利（欲幅）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爲忠故有寵釋（釋放）盧蒲嫳于北竟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治直吏反）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

或作亂臣十人非
物茂卿云吾邦明
經家皆除臣字不
讀蓋文毋不可為
臣故臣為衍文
其拱者其雀杼也
拱合兩手也此璧
兩手拱抱之始求
而不得嫌以他尸
代之故傳云云言
猶尚識其形知是
崔子也馮氏云
此棺當即雀杼之
柩蓋尸襯不可棄
故尸棺于市以示
棄而國人皆指目
之也按亂臣十人
亦見昭廿四年

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同心）故必得十人同心故必得

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柩其柩）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

以其棺尸（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

故傳云國人皆知之（崔子）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盟在襄九年）

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伯有迓勞於黃崖（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迓音訝勞力報反）

穆叔曰伯有（伯有不受義必）

敬（榮陽宛陵縣西有黃水）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還為鄭國害）

敬民之主

濟水殺亦詩語
季蘭意取采蘋詩
也濟在魯故穆叔
稱之女將行嫁就
宗子之家教之以
四德三月教成設
祭於宗子之廟季
蘭服蘭見宣三年
傳（朱注豈為一人句行也句一人謂王也行也言不知往楚時冬十二月寒將至故云日前飢寒猶不憂恤何暇為遠慮其後）

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亟（亟數）濟濁之阿（言薄土○濁子禮反）行潦之蘋藻（蘋藻菜）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之（八年鄭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乎（為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叔仲帶○昭伯叔仲為于偽反）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從）也（言未識遠慮）成伯梁鴦鵝音加鵞五河反）

逶（逶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始）歸也

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

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去聲）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去聲）宋公遂（去聲）久楚伯建（去聲）卒趙文子喪之（去聲）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喪如字又息浪反）王人來告喪（去聲）問崩日（去聲）以甲寅告（去聲）故書之（去聲）以徵過（去聲）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徵張陵反）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八

（昭三十年傳非公且徵過也注徵明也）

（誰何也待楚立君徐爲之備按昭元年良行器是也）

襄傳別（彼列反）十六年背（音佩）國傳不應（應對之應是暴骨（徐扶沃反）道（音導）國拂（音弗）衣（於既反）經二十六年背國（音佩）傳不應（應對之應是暴骨（徐扶沃反）道（音導）國拂（音弗）衣（於既反）

蹇裳（起虔反本或作褰裳音雖同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今本亦褰）於治（直吏反）而力爭（爭鬬之爭）已侈（一音尸氏反）敬姒（音似）讒伯玉（其居反）瑗（徐于萬反）今殺（申志反○今本弒）誰斁（音射）六反）遂見賢遍反一音如字）淹恤（於嚴反）徐孫襄居守（手又反）復攻（扶又反下復想同）顏之（本又作鎪）易生（以豉反）大叔（音泰）朝夕（如字）負羈（居宜反）紲（本又作絏○今本紲）牧圉（魚呂反下同）復想（悉路反）先軫（音路本亦作路○今本亦）先八邑（一音如字）見經（賢遍反）人爲（于僞反）及雩（音于徐況于反）如淳同韋昭音虛戍呼反）婁（如淳音樓）易（以豉反）別識（彼列反）上其手（時掌反下注同）介弟（音界）道同不得與（音預）爲衛侯故（于僞反下爲臣注爲林父爲臣同）相齊（息亮反下同）大半（音泰）縲衣（音雷）囚（音遒）拙戈（勅劣反）印（一刃反）堇父（音謹）以爲請（一音如字）更遣使（所吏反）軀戚（居良反注同）

側其反 粲分七旦反 違遠于萬反 宗祧他彫反 見周書賢遍反 諸陛徐丁兮反直兮反○今本堤 共姬音恭本又作龔○今本亦龔 而婉紆阮反 患靨音魘或作魘之近 有共音恭本又作供下同 盟處昌慮反 聒而古活反下同 使饋其位反 左師令力呈反 使者所吏反下文通使同 左師諜羊朱反 使夏戶雅反 爲申公如字舊于偽反 爲國于偽反 杞梓徐上音起下音子 不憎子念反下皆同 不濫力暫反 殄徒典反 瘁在醉反 怠解佳賣反 爲之于偽反之不舉同 饌仕眷反 朝夕如字 救療力召反 祈公星歷反 人賓之刃反 將遁徒困反 易震以豉反 鈞聲音均徐居旬反 宵潰戶內反 粲隧音遂 復侵扶又反 華臯戶雅反 蒐所留反 乘繩證反 閱也音悅○今本無也字 秣馬音末 膚食音扶之邢音刑 事見賢遍反 精卒子忽反 欲令力呈反下不復扶又反下復仕同 四萃在醉反 娶於本又作取七住反 女實音汝 爲許于偽反下爲國同 昧於音妹 貪冒土報反又亡北反 不儉魚呂反 介于音界 於比必利反 經二十七年不與音預下同 倚順於綺反 傳爲賦于偽反注同 相鼠息亮反注同本又作納○今本亦納 以沮在呂反 止使者所吏反 誰慰悉路反 公喪息浪反 總衰七雷反 欲弭徐武婢反 之蠹本又作蠹○今本亦作蠹 一乘繩證反 少師詩照反 欲弭徐武婢反 之蠹本又作蠹○今本亦作蠹 我焉於虔反下同 折之設反注同 俎莊呂反 使舉用有信焉能害我同 爲介音戒後注同 是禮也沈云舉謂記錄之也 黑肱古弘反 更相音庚 楚氛徐扶云反 斃婢世反 一坐才臥反 飲大夫於鴆反 而重直用反下二字同 聞於音問又如字 事治直吏反 無媿九位反○今本作愧 之好呼報反 草蟲直忠反 召南上照反下同 韻閾音域徐況逼反 非使所吏反注同 簀音責 其樂音洛下注及文至樂以安民並同 蔓音萬 邂戶賣

反近戶豆反印段一刀反蟋蟀所律反大康音泰其居音據好樂呼報反下同瞿瞿俱付反受天之祜音戶焉往於虔反下政其焉往同倡賦昌亮反已侈字林充豉反皆數所主反薇諸侯必世反徐甫世反服虔王肅董遇並作縻婢世反無厭徐於廉反娶東七住反无咎音無本亦作無下其九反○今本亦無朝陽如字直遙反盧蒲嫳徐敷結反復告扶又反難乃旦反吾助女音汝圉人魚呂反詩爲于僞反下注嫳爲齊莊同堞其徐養涉反經二十八年以應應對之應爲宋于僞反傳梓愼音子玄枵許驕反發泄○今本洩耗名呼報反時復扶又反北燕烏賛反不與音預下同後賄呼罪反圃布五反下同而悔徒對反君小國事大國古本無小字將爲于僞反之休許虯反乘皮繩證反之難乃旦反曰女音汝何與音預跋涉白末反敢憚徒旦反之頤以之反無應應對之應不幾居依反又音祈不能復扶又反下徨竈避支反禍衝尺容反之分扶問反

反相鄭息亮反下同爲壇徒丹反郊勞力報反爲用於虔反下爲用作壇爲避之爲用盟同宥其音又其萌音災怠解佳賣反共其音恭好田呼報反數日所主反見封賢遍反之難乃旦反無之字辯別彼列反下同相取七住反本亦作娶惡識安也皆聲必計反下同欲爲于僞反親近附近之近兵杖直亮反膳市戰反饋其位反改寤五故反救難乃旦反下外難同大公音泰優俳皮皆反絆之音半介慶音界擊扉音非扇也椓也直專反門闔戶臘反猶援音爰於鼁字林亡成反爲君于僞反下爲之誦同于嶽五角反以鑑古暫反必瘁在醉反本或作悴喪食慶音嗣茅亡交反鴟尺之反刺不敬七賜反喪羣息浪反故鉏仕居反公子鉏也本或作故公鉏句濱音貝者非有幅音福無黜勑律反嫚徐音慢北竟音境能令力呈反拱璧居勇反反徐音恭爲宋于僞反過鄭古禾反黃崖本又作涯魚佳反行潦音老之蘋音頻藻音早賓諸之跋去遠反本或作祓或作祓褻誤

門人　村瀨誨輔　校字